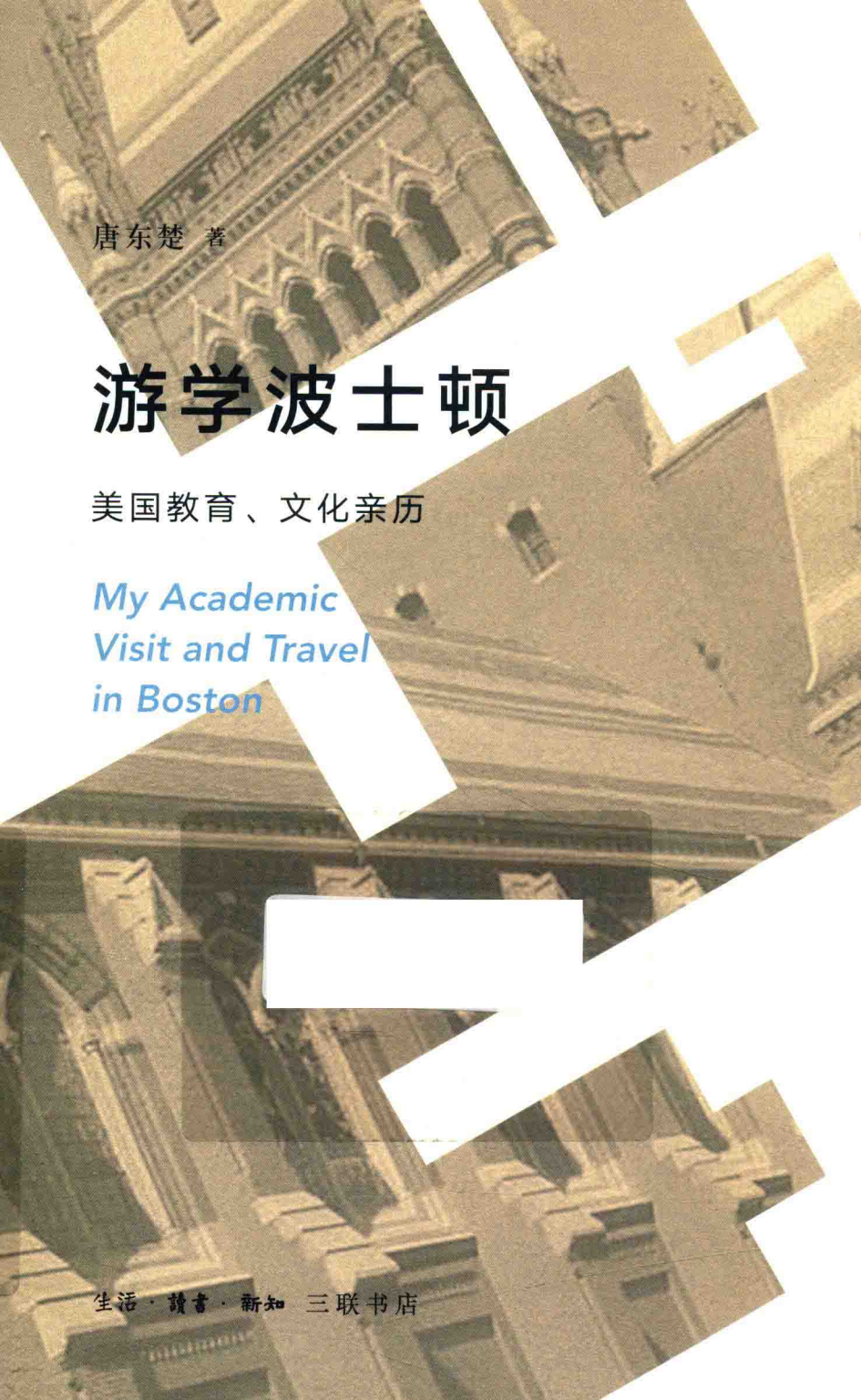




唐东楚 著

游学波士顿

美国教育、文化亲历

*My Academic
Visit and Travel
in Boston*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唐东楚 著

游学波士顿

美国教育、文化亲历

*My Academic
Visit and Travel
in Boston*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学波士顿：美国教育、文化亲历 / 唐东楚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

ISBN 978-7-108-05443-2

I. ①游… II. ①唐…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2225 号

责任编辑 胡群英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 数 110 千字 图 44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一个读书人眼中的美国

其时我已回国，先生从美国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游学波士顿》已写完第四章，要我给他作序。我认为他是突发奇想，当下也不好马上拂他的意，笑着含糊应答了。

却不知回国后，他像个小喇叭似的到处唱：要请我这个夫人作序。我有点畏难，只想抵赖，他却不依不饶，深感于他对此事的激情。

本来，出国对他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如果不是学校要求，恋家如他般不可能选择出国一年。就像儿子在知晓我们仨要一起去美国时，抗议地嘀咕：去日本、韩国也可以啊，去美国，离家那么远……真是父子如出一辙。同为恋家，不同的是，先生说既然要出国，那就去世界“老大哥”美国，用一整年，看尽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繁华与文明。而彼时，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只限于玛格丽特·米切尔笔下的《飘》所展现的现实主义情怀，以及特定角度的新闻信息下所表现的

美国的傲慢。

因此，当我们仨从北京登上美联航航班，离北京越来越远时，那份忐忑也不时袭上心头，彼此都没说，但心知肚明。飞机上有近一半的同胞，旁边的帅哥也是，跟他聊聊经历及美国的情形（他是跨国公司的职员，据说经常往返中美），倒也轻松不少。我看着站在机尾、面无表情的美国大嫂，感慨这就是美联航的服务。旁边的帅哥激烈地表示：美联航的服务很差劲，你看他们有多傲慢，每趟航班都有近一半的华人，可他们就是不提供中文服务。从国内去别的国家，航班上的中国人少多了，可基本上都提供三种语言服务。

平生第一次，我硬生生地体会了美国人的傲慢，加深了对未来的担忧。直至飞机降落在波士顿罗干机场，走出机场看见房东及朋友如期来接我们时，忐忑的心才一下子定下来。

在房东和朋友的指点下，我们开始了在波士顿的生活。第二天到唐人街去办美国的电话卡，说是商店有卖。很容易就找到了商店，不大，类似于国内的中型连锁超市。进去后儿子想上洗手间，遍寻超市不见，问一个亚裔模样的服务员，怎么表达她都不懂（后来才知道我们常说的 WC 不是厕所的惯常用法），最后先生说“嘘嘘”，那姑娘终于明白了。她招手叫来一个白人帅哥带我们去。那帅哥取来一串钥匙，开了超市一个角落的门，微笑着让我们进去，说这是他们员工专用的厕所。那一刻，我们都涌起一股温暖的感动：美国人还是很友好的。

几天后我们带儿子去 Government Center 办理入学登记，还在门

口东张西望时，一个华人阿姨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并带我们去相关部门，全程陪同我们办理。令我们感慨的是，这里仅凭一纸租房合同就给儿子安排学校及入学前体检、打疫苗等事宜。其他的，我们只需按约定的时间把儿子送到学校去就OK了，完全不需要自己再去联系什么。儿子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就餐，刚开始语言不通，学校安排了华人孩子陪着他。我们以为中餐要交费，结果儿子说没人收他的钱，真是免费的午餐了。之后儿子带回一张家庭收入申报表，我们按国家每月给先生的生活费标准1800美元填了，返还给学校。后来知道学校就是凭这张自己填的收入标准判定我们为贫困线以下家庭，孩子在校可以享受免费的早餐和午餐。原来，学校根据家长填报的收入额来决定孩子在校就餐的收费标准：同样的午餐，收入高的家庭收费相对高，收入低的家庭收费就低，贫困家庭完全免费。这让我们见识了美国式的公平。我们疑惑：学校不要求提供任何经济证明，家长会如实申报收入吗？毕竟一顿午餐的费用也不便宜。但他们就是这样相信着每一个人。

再后来，我们到摩登图书馆办借书证，只要拿一个通过邮局寄过来的，写有本人住址及姓名的信封封面，如此足矣。先生办了借书证，不放心地一个劲儿问可以借多少本书，得到的答复总是“many many”。有了上次申报家庭收入的经历，我们对老美这种管理模式也就没那么惊讶了。在借书回去的路上，我们三人讨论：美国各机构何以能做到如此？美国人又何以能如此诚信？对于外来者，美国又何以能如此放开，并无所顾忌地接受其共同享受公共资源？

正的读书人。

愿这个真正读书人的这本书，能给想去、将去或者已经去过美国的朋友，打开窥视美国的一扇小小的窗。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中不时冒出来的美国当地英语，对我这样之前只在课堂上、考试中学英语，而从未到过英语国家运用英语交流的人来说，确实还有一番别样的收获呢。

钟慧媛

2015年5月于中南大学

自序 让法治和教育使一切变得更澄澈

美国只有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能发展成现在的超级大国？带着这种疑问，我踏上了游学波士顿的路。

2012—2013年这一年中，我睁大双眼，迫不及待地拿着“放大镜”、“显微镜”去观察波士顿的文化和教育，试图求解：美国为什么强大？怎样使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更强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已经以“中国速度”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奏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曲。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首次提出的“四个全面”，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一度洛阳纸贵，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法治的热望。“人民至上是根本，法治方能兴中华。”

这几年的中国热门词汇，不乏中国梦、核心价值观、新常态、反腐、法治、创新和“APEC 蓝”等。新浪网将 2014 年的中国年度词归结为“蓝”，它象征着梦幻、期待和澄澈。说到底，这寄托了人们希望中国社会更加清亮、澄澈的期望：不仅要山清水秀、天朗气清，而且要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要想去除各种各样的“霾”——官场的霾（腐败）、人心的霾（失信）和自然界的霾（环境污染），首先要靠法治，其次要靠教育。

法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法学家本身就是法学教育家。伦理学也不是只说不做的空洞理论或口号，而是要身体力行，不断探究人的行为“如何是好”的实践哲学。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除了知识、技能和方法上的“授业解惑”外，所谓“传道”，就是为人师者以身作则，润物无声地“陪伴”、信任和等待，还有爱。

中国正不断往好里走。当反腐肃贪吏治清明，各行各业都朝气蓬勃，年轻人不再削尖脑袋争着去“当官”的时候；当教师和教授不再靠行政职务，而是靠学问人品、靠教学科研服务社会而“显贵”的时候，中国就会更加往好里走了。

愿一切变得更澄澈！

是为序。

唐东楚

2015 年 5 月

于美丽的中南大学

目 录

序 一个读书人眼中的美国	1
自序 让法治和教育使一切变得更澄澈	7
缘起 “末日心态” 去访学	1
第一章 初识波士顿	15
第二章 波士顿“自由行”	38
第三章 小学教育散见	98
第四章 大学教育亲历	121
第五章 波士顿文化趣谈	141
尾声 “波马” 爆炸案与“疗愈波士顿”	189
跋 游学归来“中美梦”	211

缘起 “末日心态” 去访学

来美国之前，我从未出过国，这次是抱着一种“末日心态”赴美访学的。因为第一，不出国已经“混”不下去了。学校2010年年初传出风声，以后晋升高级职称，必须有一年以上出国留学的经历。第二，2012年是玛雅人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尽管不相信，但心里还是有点惴惴然。

这种“末日心态”也未必都是负能量，我也知道“末日新生”的道理。如果把每天当作末日来珍惜和努力，倒也未必是件坏事。

2012年与“世界末日”

2009年春节南方发生特大冰雪灾害，我母亲临终前，不知为什么竟拉着我的手，毫无缘由地说起美国：“你去美国要回来，每年清明节要记得回来看我啊。”她还一再告诫我，钟书（我儿子）将来到

美国留学，一定要回来工作。可能在母亲心中，“美国”就是“外国”，或者是最好的外国。

2010年我父亲也年老去世了。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我再没有拒绝远游的“借口”了。虽然也有“人到四十不学艺”的古训，但毕竟现在是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的时代了。年过四十还要漂洋过海去美国，而且必须在那里生活一年，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儿子在旁嘟囔：“为什么非去美国？那么远！日本、韩国不行吗？”

“不。要去就去美国！美国才是最厉害的嘛。”我这样对儿子说，一半是因为母亲的临终“预言”或“预祝”，一半是想以此来坚定自己的决心。

然而“2012”对于美国来说似乎是个恐怖的数字：美国大片《2012》里充满了海啸、地震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末日景象”。

记得2010年春节之前，我们一家人到港澳旅游，我买了一份《大公报》，上面有篇文章预言2012年美国黄石公园火山将爆发，加之海啸、地震，几乎三分之二个美国将从地球上消失。这张报纸至今被我保存在书柜里，是2011年1月26日《大公报》的C1版，文章题目是《2012末日不是神话：黄石火山蠢动，恐吞三分之二美国》。

英语培训

2010年9月，我来到了广州白云山下，到教育部指定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我们常简称“广外”）进行为期半年的出国英语培训。

英语，从中学一路学到博士毕业，给我的感受是，作为考场中“PK”（Play Kill）对手的武器，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二十多年的经历，除了每次英语考试比别人高出几分而获得某种机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获胜快感外，英语学习本身所带给我的快乐几近于无。

我们五十几个来自南方不同省市的高校老师，为了相同的目标，期望能在美丽的“广外”，被老师的神奇“魔棒”一点，化腐朽为神奇，立马开启二十年的功力，马上脱口而出用英语交流起来。我们的英语学习，也似乎将从“应考”转为“运用”了。

因为英语成绩一直不错，我总以为自己还可以。结果，在班上第一次用英语自我介绍时，就备受打击。许是好久未张口的缘故，一紧张，本想说我是这个班上“年纪”最大（oldest）的，结果却说成了 biggest，变成“外形尺寸”最大的了，显然不符合我这个南方人原本个子不高大的体形特征，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那时流行给自己取个英语名字，我不知道英语名字的正确取法，琢磨了很久，给自己起名“Donald Don”，自我感觉还不错。有一天，我的同桌吴迪在课堂上介绍我时，称我为“Dr. Donald Don”，译成中文就是“唐纳德·东博士”。听得大家一头雾水，耳边就只有“当当当”的声音，后来大家干脆喊我“当当唐”。不知为什么，我倒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后来，有个海归朋友说我这不是英语名字，说 Donald 不是英语中的“名”，Don 也不是英语中的“姓”。但据我所知，“麦当劳”（McDonald）和“唐老鸭”（Donald Duck）中的 Donald，就分别代表姓

和名。还有，“二战”抗日时美国“飞虎队”的那个“唐纳德”将军不也是吗？孰是孰非，不明就里。

及至来到波士顿后，我还满大街去看那些建筑物上刻的人名，因为很多建筑物上有捐赠人的名字。最后发现，那个海归朋友的说法并不成立。再后来到哈佛学英语，看到有同学请老师 Mary 给自己起英语名字。于是，我又正儿八经请教了她。她告诉我，英语取个名就行，姓还保持中文拼音的原样，就叫“Don Tang”，还说 Don 比 Donald 更厚重些，这是后话。

在“广外”的半年，每天早晨，在缥缈的晨雾下，我们对着白云山下潺潺的溪流，大声地朗读。有人开玩笑说，天天听着一拨又一拨被培训的人读英语，连小溪里的金鱼都会说“哈哎呦”（How are you）了。

每次散步，大家都戴着耳塞，经常一听几个小时，听得耳根发红、发痛。按照教育部的标准，听力单项 30 分的总分，必须达到 20 分以上才算合格。而我的英语听力，好不容易从 6 分提高到 18 分，最高也就 21 分。

每天晚上，我不得不练习那枯燥无味、毫无上进的“60 分英语作文法”。

英语阅读虽是“传统强项”，但也马虎不得，有时连续几个上午待在图书馆，研究阅读题的高分技巧，我自己把它叫作“奇门遁甲法”。

我们学员努力，老师用心，似乎都是为着最后的结业——“全国统考”。当了多年大学的老师，我们这些“老学生”对这种英语应试教育的“体制性失败”深恶痛绝，却又无计可施。

也不知道教育部既然指定“广外”等学校进行出国培训，又为什么授权它们自行考核并发放合格证书，还搞什么“全国统考”？！这硬是把“出国培训”变成了“考前培训”。也许是不信任，也许是善意的强制和哄骗吧。

困惑于一辈子这样学英语，我更想去看看美国的教育。

申请公派

取得了出国英语培训合格证，接下来就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留学。

2011年春着手申请，学校要求最好有国外大学的邀请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说是“最好”，其实就是“必须”。没办法，只好求助于当时正在美国波士顿访学的师兄，要他帮忙弄张邀请函。

因为含我在内，法学院有三个人同时申报，于是请师兄给我们三个人每人弄了一份，但言明以后还得自己联系学校。明摆着，人家学校不可能一下子接收同一个单位同时派来的三个访问学者，只能是走个形式，典型的“中国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中间有个程序上的小矛盾：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先有国外大学的邀请函，才能录取批准；而通常情况下，国外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又要求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录取批文后，才同意发邀请函。

第一次申请是国家全额资助项目。没想到纯粹是练兵。也不知道教育部的选拔标准到底是什么，反正只知道，我们法学院至今只

有一人申请成功。我们那批去“广外”培训的，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这两个“985”大学的十几个同学，也只有一人被批准。

第二次申请是所谓的“青骨1+1”项目，即留学费用由教育部和所在高校各负担一半。对于个人来说，与第一次申请的国家全额资助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国家公派，都是访问学者，生活费都是一样的，唯有钱的来源不同而已。

9月申报，12月底才有结果。等待审批的过程有些焦心。同批参加外语培训的人基本都申报了，大家相互打听，互换信息，有点人心惶惶。但最后的结果都不错，除了个别地方院校的“同学”还在联系外，至少我们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的都如期派出了。尤其是我们法学院的三人都去了美国，两人去的是波士顿。

联 系

等待教育部审批期间，我有幸参加了湘潭大学组织的中美首届调解高级研讨培训项目，史密斯教授也参加了这次培训交流。师兄就推荐我和师弟一起去找他。

史密斯教授是萨福克大学法学院的前任院长。因之前有过几次交流，加之师兄的推荐，他很热情地接见了我们，答应推荐我们去访问学者，但要等他们学校同意，所以建议我们同时联系一下其他学校，再做最后定夺。

我所学专业一直是民诉法，硕士和博士阶段都投在恩师何文燕教授门下，所以这次访学，也想跟一个民诉法专业的导师学习。于

是我想到了经常用作研究生教材的那本书——《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从历史、文化、实务的视角》的作者，美国东北大学的史蒂文·苏本和玛格瑞特·伍（绮剑）教授。

苏本教授可能年纪有些大了，而伍教授正当年，她不仅是东北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授，而且是哈佛东亚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网上搜索阅读了大量资料后，我斗胆给伍教授去了一封“伊妹儿”（E-mail）。

我在邮件中请求跟她做访问学者，并附上我的个人简历、研究计划、免冠高清照片和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并且告诉她，我准备了师兄和另外一个同事的推荐信，等我收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最后录取通知，如果需要，再一起发送给她。

邮件发出不到一个星期，我接到师兄电话，说伍教授通过邮件问他，是不是推荐我去跟她做访问学者，并且要我把推荐信发给她。情急之下，我把没经师兄签名的推荐信 Word 文档，用电子邮件发给了伍教授，并转发了师兄。没想到，第二天接到师兄电话，我被骂了一顿：“还讲自己研究诚信，连个签名都没有的 Word 文档发给别人，怎么诚信？！”我这才知道，从此以后凡事不可马虎。每个人在国际交往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民间外交”，关系中国形象。

随后我和伍教授、东北大学法学院办公室主任詹尼斯（Janis），以及东北大学国际学生学者中心（International Student & Scholar Institution, ISSI）行政副主管梅朵（Meadow）通过往来邮件不断沟通，包括购买保险的注意事项、正式邀请函、“2019”信息表和报到须知等。

有意思的是，我潜意识里不知怎么就把那个办公室主任和行政